

长治市三晋文化研究会 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村志示范本

中城



村志

《中城村志》编纂委员会

谨以此献给新中国60华诞

追寻

中城村的历史

曾经的辉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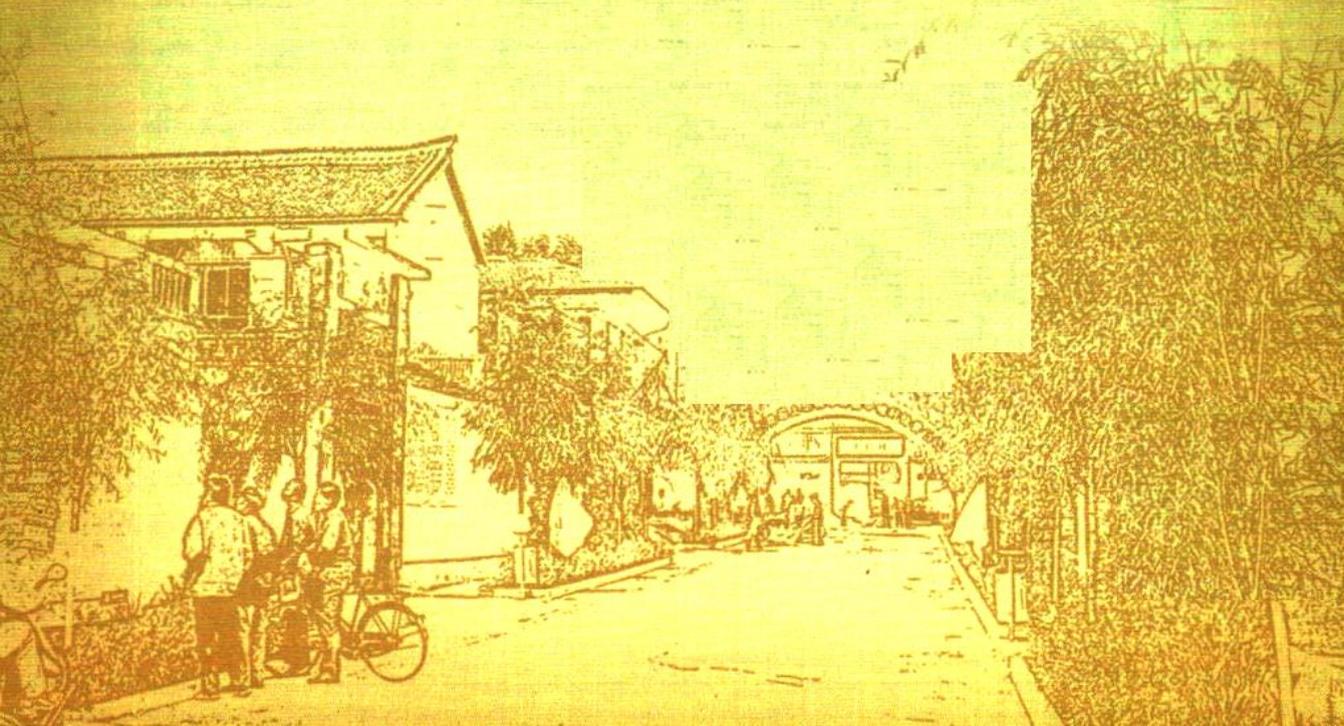
恩泽千秋万代

谱写

中城村的未来

明天的幸福

我们创造灿烂



中城村志



《中城村志》编纂委员会

长治市三晋文化研究会 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村志示范本



《中城村志》编纂委员会

顾 问：王占禹 刘重阳

主 编：王俊红

副 主 编：张连财 王先禹

编 委：姜安堂 王德亮

李成林 姚忠英

王俊鹏 姜跃华

马振元 李树铭

执行主编：连德先

摄 影：仝小飞 王建平

梁 栋 刘晓明

录 入：连一云

设 计：宋春妮

校 对：张剑鸣

中
城
村
誌

王辅刚



· 屯留县领导在中城村 ·



◎ 中共屯留县委书记王辅刚（前左一）在中城村调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



◎ 中共屯留县委副书记、屯留县人民政府县长黄福喜（右）指导中城村的发展

· 屯留县领导在中城村 ·



◎ 中共屯留县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李伟民（中）与中城村党支部老支书们在一起



◎ 屯留县人人主任王国志（中）在中城村考察畜牧业的发展



◎ 屯留县政协主席倪建中（左二）在中城村视察沼气工程。右二为河神庙乡党委书记马柯伟



◎ 中共屯留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长杜天才（左二）指导中城村精神文明建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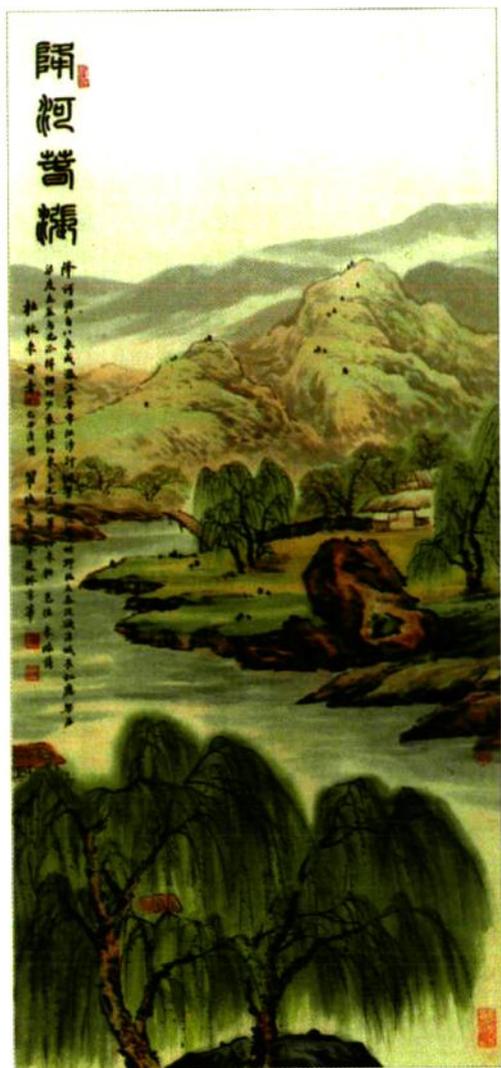
· 屯留县领导在中城村 ·



◎ 中共屯留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金所军（中）指导《中城村志》的编纂



◎ 中共屯留县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韩秀英（左）在中城村指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



《绛河春涨》杜秋来 丹青 翟德年 篆题 选自《长治方志》

中城，我的家

(代序)

王占禹

中城，是我的家乡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。

要为中城村编纂一部村志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了这个想法。

那一年，我清明回家祭祖，老同学王俊鹏找我聊天时说起了纂写村志的事。

他说：“老辈们闹革命也好，奋斗也好，就图个有地种，吃饱肚。改革开放后，如今的日子好过了，他们却相继过世了。（他们）不用说享受几天，（就是）看也没看上。如果能写本村志，也算对他们有个交代，给后人一个念想。”

我说你的想法好啊。

俊鹏说要弄村志还得你支持。

我当时在长治日报社工作，算是从村里走出来的几个人之一。我在报社工作，大小还是个负责人，在村里的老百姓看来，这就算是个有文化的人，很出息的人了。要修村志，必和文字相关，俊鹏说要我支持，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
我以前没有想过要为中城村修一部村志，经俊鹏这么一说，觉得确实应该这样做，于是也就爽快地答应下来。

虽然俊鹏与我有了这个约定，他也断断续续地做了大量的调查，搜集了不少的资料，但并没有进入到一种工作的状态和程序中。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我办报的事儿缠得很紧，一直腾不出手来。直到2008年春，我才与村里的领导和一些老人专门研究了村志的事，正式把这件事提上了工作日程。这年10月，我从长治日报社社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，虽然还有其它的社会工作要做，但首先想到的是要完成编纂村志的事儿。

我爱我的家乡。不仅我是生于斯长于斯，而且永远是我前行的源泉，心灵的港湾。当我工作顺利的时候，多少次梦回家乡，装满了快乐和甜蜜；当我遇到坎坷的时候，多少次遥望家乡，增添了力量和坚强。

中城村，上党盆地中一个普通的村庄，不似江南，但她在我的心目中，却胜似江南。

绛河从村边流过，没有大的跌宕，缓缓的，静静的，哺育着百姓，浇灌着田野，带来了生机，送走了日月。这里虽不是广袤的平原，但也是丘不高沟不深，算是个地肥林茂的好地方。自清光绪三年闹灾荒以来，迁到中城村的河南、山东、河北、四川及本省外县人，有5省23县之多，可见来这里刨吃喝的人都还能糊住嘴。

春天来了，草色青青，杨柳吐翠，村庄便被淹没在一片绿色的波涛

中。人们开始辛勤的耕耘劳作，种下一年的希望。鸟儿也衔枝搭窝，鸣唱枝头。整个村子闹腾起来了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。

夏日，人们盼着有雨。一有雨，庄稼就会“咯叭咯叭”地生长。一有雨，村边的河水必然猛涨。涨河时，河岸上站满了小伙、姑娘和儿童。

“河头来了，快看啊！”不知谁的一声喊叫，只见河的上游处洪峰齐下，高高的像堵墙。河头后便是滚滚洪流，卷着杂物，奔腾而下。这时的洪水中，不时有冲下来的树木、牛羊和衣物等。小伙儿们一看河里有东西，便不管不顾跳进河里，打捞起物件来。姑娘们、儿童们也不住地为他们鼓掌喝彩。至今想来，那场面依然是既惊心又热闹。

夏忙秋忙，绣女下炕。一到收获的季节，男男女女就都忙上了。庄稼一上场，远处望去像一座座小山。打场，是农家的节日。石碾咯吱咯吱的碾轧声，鞭子甩动的清脆声，大姑娘小媳妇们的嘻闹声，汇成了一台台好戏，此起彼伏，声声悦耳。

这儿还是村里新闻的信息场。谁家姑娘相亲去了，谁家小子找上对象了，谁家媳妇生娃儿了，谁家孩子考上学校了，谁又迁到这里来了等等新闻都会在这里发布和汇集。

一场雪花飘来，早已是场光地净，该入仓的入仓、该下窖的下窖了。

这时候热闹的场面常常是在炉火旁、炕头上。老人们讲故事，年青人听故事，媳妇们缝衣裳。

几个人聚在一起，火口旁温壶大叶茶，旱烟袋“嗞嗞”地来两口，故事就开讲了。老人们讲的故事，大都是中城村的人和事，既有“李栓柱智退日本兵”，又有“马田存设计捉汉奸”，还有“马五儿虎口逃生”、“甄麦成智擒小鬼子”“张海中血溅绛河”。能进入老人们故事中的，都是些刻骨铭心的往事。哪年哪月、姓甚名谁、故事始末、关键情节，老人们一一娓娓道来，环环相扣。老人讲到高兴处就眉飞色舞，讲到激愤时就拿烟袋锅敲火口。小伙子们听得是如醉如痴，如身临其境；听到紧要处，有的眉头紧锁，有的捶胸跺脚。

夜深了，场散了。淡淡的明月，静静的村庄。

中城人厚道、能受、听话、豁达，这在十里八乡是很有名的。

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，中城村没有饿死一个人，也没有死掉一头大牲畜，而且还如数缴足了公粮。当时人们觉得就是咬了咬牙、紧了紧裤带，现在想来，没有点精神怕是很难做得到。

村上有个马成龙，除了白天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外，就是起五更割白草卖钱。他家那年收入了800多元，过年时花高价买回一辆飞鸽牌自行车，

还置办了一件狐皮领蓝咔叽小大衣，好叫村上的老少爷们眼热。

人们的思想活泛了，知道在大集体生活外，还有另一种活法。

在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的年头，房前屋后有点空地闲置着，沟沟坎坎上也都荒着。老百姓想开点地贴补贴补生活，可要看村干部的脸色。这时的村干部来了个“大甩手”，看见有人开地，也是“视而不见”。于是，村民们便悄悄开垦起荒地来。

我家房后有块空地。我娘请来了邻居张连财，托他带着我开垦。这块空地以前是做场用的，被石碾子压得坚如石板，一镢刨下去震得膀子生疼。张连财全不在乎这些，抡开镢头“嘣嘣”地往前刨，到中午就刨完了，足足有二分多地。我被累得爬下了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以后，一说种地，就想起了张连财帮我家开荒，所以永远也忘不掉。

成人家，过日子，免不了有过不去的坎儿。但是，不管谁家有了事，大家伙儿都会伸出手帮一把。

1960年夏天，我小哥考入山西财经学院，需要各种费用200元。家里拿不出这200元钱来，我娘让我去张虎元家借借。张虎元是村里数得着的忠厚人，我去了他家，说了说我家的情况。他什么也没说就上了楼，取下一个黑乎乎的纸包。他拍打了几下上面的灰尘，小心翼翼地打开厚厚的纸。纸